絜齋家塾書鈔

三

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
見之行也有所得而見於躬行夫是謂之德行允迪
者信能行之也見善必遷有過必改汲汲皇皇然如
恐弗及此所謂允迪厥德也誠能允迪厥德則見於
陳謨自然是明明之一字不可輕看後世人臣所以
不能啓迪人主非皆其君之不聽亦其謨之未至於
明也使其言昭然著明如黑與白則安得而不感動
且夫君德之有缺失政台之有舛逆與夫當世之有

謨至於明此非易事言之未是非明也理之未盡非明也若董仲舒只是説正當説話豈不可喜但較之孟子當時啓迪時君豈可同日語只觀其因易牛之事指點齊宣之良心可謂明也已矣弼諧諧和也言其不費力也事有扞格必至犯顔逆耳終非盛世之美事唐虞之時賡歌一堂之上所謂犯顔逆耳者無有也既能允迪厥德而謨至於明則其輔弼自然諧和此兩句分明是皐陶説繼之以禹曰如何可見矣

此皐陶對禹說他平日心腹間話故史臣因以贊其德而綴於若稽古之下焉皐陶謂允迪厥德者為謨也明而其弼也諧禹乃問皐陶欲如何陳謨慎厥身修思永以下此則皐陶所言也修身之道必貴乎謹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所謂謹也修者如衣破則補之器壞則修之人有此身要須當修治去其惡而長其善補其闕而歸於全是非致謹不能身不可不修心則無待於修揚子說修性性其可修耶

吾有以知其不可矣臯陶平日躬行於此灼然知此理之可以及遠所以斷然言之所謂庶明勵翼非有求於彼也修身齊家之道既盡氣類所感賢者自來輔助也故修身敦叙皆言於上而勵翼獨言於下焉修與敦叙在我勵翼在人此是感化之效既能感動賢者皆相輔翼安有不能感動天下者乎此所以知邇之必可遠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帝堯之治天下可謂遠矣然明俊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堯只自邇者

洞燭此豈易見乎不特知其賢與不肖又須知其才之所堪如此方可謂之知人鰥寡孤獨無一不得其所如此方可謂之安民禹一聞臯陶之言以為咸若時則雖堯亦難之蓋禹平日在此用工所以知其難也知人是我之哲便能官人安民是我之惠便能使黎民懷之能官人與民懷此皆非易事惟是唐虞之時方能盡之所謂能官人者皆知其才之所堪處之各當其任也如九官之設典刑者無與於禮共工者

不兼於虞之類是謂官人所謂黎民懷之直是懷之
如父母依歸愛戴不忍舍去這方是懷後世之民何
嘗眞箇曾懷其上特刼之以智力民之智力不如其
上故不得不服耳所謂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此所
謂懷也這一字後世絶少漢文帝差近之然亦安得
如古人禹謂果能哲而惠則驩兜何憂有苗何遷巧
言令色孔壬何畏乎今猶憂之遷之畏之則是於此

猶有未足者焉可見知人安民之難也後世學者類謂堯不能去驩兜至舜方去之此皆不曾深考而妄為之說堯所以未去者蓋其才可用其過未彰也然謂之何憂乎驩兜於以見堯亦嘗以此等人為憂矣放驩兜遷有苗皆在舜攝位之時禹既攝位征苗之命猶出於舜則舜之放驩兜遷有苗亦堯之命也是亦堯去之也况史記自謂舜歸而言帝流共工則出於堯之命也審矣

志至於能通天下之志則人之心無有不知者凡為人主而不知人不足以治天下為宰相不知人不足以輔佐人主人至難知人又不可不知然則當如之何於此有道焉自明其心而已矣自明其心則能知人之心亦行有九德此知人之本也曰行有九德者即所謂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夫有此德須著行於躬行未能躬行不足以謂之德吾躬行於九德則能言人之有德蓋身親歷之躬行益篤則所得

寛之德柔和而卓然自立方是有柔之德推此類皆然愿是謹愿謹愿之人易得不恭所謂恭者嚴威儼恪肅然其有畏者也故曰恭作肅惟謹愿之人但不過循循自守做一箇寡過之人少得有嚴威儼恪之意故愿必貴乎恭亂是能撥繁治劇隨機應變者此等人恃其有才往往不能持之以敬既有隨機應變之才又能敬以守之不亦美乎故亂必貴乎敬擾是為人馴擾而毅然有守則不失之於弱直是為人直

曰所貴於勇敢者為其敢行禮義也彊而無禮義是乃暴也何取於彊九者全備無一毫偏倚夫是謂之九德何故必如此方謂之九德令反而思之寬而不栗柔而不立其然乎其不然乎質諸此心昭然至明以此知其必皆備具方可謂之九德德之為言得我心之所本然者是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天之所以為天中而已矣天得此中而為天人得此中而為人天以此中降

荀子所謂治氣養心之術匡衡所謂治性之道與臯陶所謂九德大要相似而究竟不同荀匡之言皆是外面說臯陶之論自人本心上說來蓋有異矣且如荀子只是說人性惡故須用來修治此性去其性之惡者豈與臯陶所謂九德同哉

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宣三德之人有家之事豈一人所能獨辦孟獻子百
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身為卿大夫豈可不得賢者
以自輔如今在朝為侍臣為臺諫須要門下招致得
幾箇名士過失得其箴規凡事與之商量日夜講論
方才可以輔佐人主曰嚴曰祗曰敬皆不過只是敬
之意須是得可尊敬之人不徒區區有才能辨事而
已加之體貌盡其禮意降心以咨訪焉屈己以從教
焉所謂嚴祗敬也能嚴祗敬六德之人則能明有邦

之事亮明也采事也大夫所治者少故言三德諸侯
所治者大故言六德若是天子必九德之人並用乃
可翕然並受四面皆來是謂翕受敷而施之授以職
任是謂敷施大抵天子有天下必當以天下之才為
天下之用翕受二字其中有無窮之義且天下之大
未嘗無人才所謂昔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皆只
是用當世之人而天下賢才有所抱負者亦孰不欲
出而致君澤民兼善天下然上苟不能受之則賢者

亦不肯苟售度量不宏規模褊狹則不能受用讒諂面諛之人遠忠直公正之士則不能受小人競得志朝廷不清明則不能受纔是賢者不肯來便是我不能受也大抵有道之世君臣契合所以能受無道之世賢者與人主扞格而不相入所以不能受九德之人翕然並用此方是唐虞之時既翕受之矣然後敷而施之分付以職使各任其事如舜命九官各有職分不相侵柰此敷施也翕受敷施則九德之人咸事

之義也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兩句必九德之人斯能盡之蓋九德之人他日夜躬行從事於此心無忌克之心所以能師師也無怠惰之心所以能惟時也百僚師師則其德日進百工惟時則其業日修此亦進德修業之道也此兩句欠一句不得師師是理會做人惟時是理會做事只理會做人不理會做事不可也只理會做事不理會做人亦不可也天人只是一致既有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所以能撫于五辰五

辰五行之辰也自一歲而言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土分旺四季凡事須當順這五行觀月令可見矣不特一歲一月之中亦有當先當後者不特一月數日之間亦有當先當後者百工惟時則五辰自然能撫撫者安也言其所為未嘗與之相違也庶績其凝凝不獨是成謂堅凝固結而未嘗渙散也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如齊桓公豈無功業然桓公一死五公子爭立國內大

亂是無他故焉不能凝故也唐太宗一死武后便篡唐室幾危此皆不可謂之凝若是唐虞之時庶績皆凝結久而不散此等字後世少得說了如此一字無限精神自日宣三德以至庶績其凝便是彰厥有常吉哉一句日宣日嚴與翕受敷施此所謂彰厥有常也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此所謂吉也觀日宣日嚴祗敬須當思如何宣如何嚴祗敬之古人於賢者直是念念不忘看唐憲宗欲出

即所謂曠也朝廷設官分職皆代天理物天有此理故人有此職如禮樂刑政此皆天理中之所有者是以設官分職代天而為之人主果知朝廷之官皆所以代天則豈容一職之曠無曠庶官惟唐虞三代之時為然漢唐以後其曠者多矣如武帝之世號為官各稱其職然石慶蔡義之徒碌碌然無一可取者皆致位宰相非曠而何大者尚爾其餘可知只以今論之必負天下之望者然後為宰相必忠直公清者然後

為臺諫必學問淵深識見超遠可以論思獻納者然後為侍從如此始可謂之無曠不然雖有人猶無人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所謂天敘者天理自然有此次敘也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秩也所謂天者吾心以為當然者是已吾心即天也五典雖出於天敘然勑而惇之則在人君五

禮雖出於天秩然自天庸之則在人君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此五典者貴於厚而惡乎薄勑之為言著精神加工夫在此理會使之厚而不薄也吉凶軍賓嘉此五禮者民間不能自為之制須是自上用之與之立為準則此所謂庸也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又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又曰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典禮雖是天敘天秩然非人則無以自

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贊進也襄上也臯陶之謨信乎其可行矣信乎行而可有功矣然臯陶不自以為足方且進進只欲向上古人工夫只是不住蓋此事無住時節贊贊襄哉此其所以為臯陶也學者不識治道不可以為學者欲識治道請觀臯陶之陳謨知人安民古今為治大端不出此二者矣然人如之何而可知民如之何而可安反覆臯陶之言如何説知人如何説安民則可見

言賞刑次叙當然也蓋典禮為之本而賞罰特以輔之耳皐陶之謨不與後世泛泛說者相似後世說知人安民但就皮膚中說幾句皐陶之言直是精確故曰謨皐陶陳謨其中何所不有本末備具矣而不過只此幾句後世說一件事費無限語言然後知古人之不可及也

益稷

帝舜端拱在上而禹皐陶相與講論治道於前皐陶

字禹便當端拜禹謂我亦何所言哉我之所思惟日孜孜而已孜孜者勉勉不已也日孜孜者無日而不孜孜言其孜孜之無窮也禹之孜孜即舜之求言不已也所謂聖人亦惟不已而已舜樂於聞善其心不已禹之工夫亦只是孜孜不已曰予思日孜孜所以印證帝舜求言不已之心也皐陶見舜有昌言之命而禹所以復于帝者不過孜孜之言心竊疑之故曰吁而問以如何吁者疑辭也如何者言其所孜孜者

何事也於是自述其前日治水之艱難予乘四載四載如注家所謂山乘車之類是也隨山刊木者方洪水未平草木暢茂道路不通民無所得食禹於是刊除其草木闢為通衢然後往來始無壅遏暨益奏庶鮮食奏進也鮮食鳥獸之肉也進庶民以鳥獸之肉也予決九川距四海九川九州之川也九川皆入于海則天下之水無有不得其所者矣決九川而使入于海濬畎澮而使入于川觀此二句禹治水之功大

綱舉矣觀畎澮二字便知井田之制已具於是時畎澮乃井田之所有者也曁稷播奏庶艱食艱食五穀也得之也艱故謂之艱食始也奏庶鮮食既又播奏庶艱食鮮食至於洪水既平懋遷有無彼此變通然後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方其始也民有未得粒食者且只教食鳥獸之肉到得烝民乃粒然後舉天下之民無有不粒食者矣所謂奏庶鮮食當時多少辛苦若非禹與益稷天下之民何由而得食縱使只有禹

無益稷以輔助則禹之一身亦自了許多事不得是益稷在當時有生養萬民之功民之於益稷有生死肉骨之恩也無此二人則民莫之得食思至於此其功豈不甚大此其所以並於禹也此其所以特舉而名篇表而出之也禹既如此自述其艱難臯陶乃曰師汝昌言今觀唐虞君臣之間絶與後世不同且如後世人主若命其臣以汝亦昌言必須於此數陳治道以為治天下當若之何禹却都無一言及於治道

止於利欲則不安止於道理則安伊尹告太甲欽厥止古人多説這止字書又曰惟厥攸居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居即止也欲汝止之安要須惟幾惟康乃可幾者微也即一日二日萬幾之幾也能致察於幾微則汝止安矣幾微之不察所止何由而安且如頓放此身於道理之中非心邪念萌於毫芒之間於此不致察汝止便不安推而至於天下治亂安危皆當察其幾微古人多説這幾字教天之命惟時惟幾一

日二日萬幾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凡事之萌芽處謂之幾今試以一身觀之若欲頻放此身得安穩不特顯顯過失當致察萌芽之起便當致察不特形於外者當致察念慮之間便當致察惟康者康即安也言安穩也惟幾則惟康矣然內雖自盡於已外又須資輔弼之臣故曰其弼直直之一字不可不思不下他字而獨下一直字蓋須真箇是直乃可直者不但是端人吉士必忠讜正直敢於犯顏逆耳

盡忠無隱凡他人所不敢犯者他敢言之是之謂直
為天下者豈可無直臣直又不與其他賢字之類同
賢者固無不直然或要回護不肯直道而行者非直
也若是忠直之臣更無疑似更無回護截然敢犯人
主之怒此等人為國家最不可無故孟子謂入則無
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旣是惟幾惟
康裏面有這般工夫而外面輔弼忠直又如此汝止
何憂其不安乎惟動丕應徯志徯望也志心也天下

哉臣哉反復言之也鄰之一字直是相親有師友之
義古者五比為鄰言鄰取其親也君尊臣卑固是定
分但才尊君卑臣便不得叔孫通制漢禮采秦儀尊
君卑臣者存之雖足以消一時拔劍擊柱之風然君
臣之間自此隔絶矣故帝曰吾乃今知皇帝之貴此
一句雖是美也亦可嘆也自後世尊君卑臣之說興
人主儼然南面以禍福刑威宰制天下古人師友羣
臣之義變為以尊臨卑之事矣鄰之一字不可不著

精神看此等字在後世皆無了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股肱耳目乃人主者而今使臣下為之古人何為若此此不可以不思大抵唐虞三代之世股肱耳目皆臣下為之秦漢以後股肱耳目皆人主自為臣下為

之是謂明乎君道人主自為是謂侵臣之職觀立政
一篇所謂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
牧夫庶獄庶慎罔敢知于茲此所謂君道也後世如
漢宣帝之齋居決事如唐太宗之兼行將相又如晁
錯所謂五帝親事法宮之中皆錯了門路皆是自為
股肱耳目矣讀書當識大體如臣作朕股肱耳目一
句是大頭項事關萬世理亂興衰之故觀此一句可
以識君道矣左右有民此作朕之肱宣力四方此作

朕之股者左右二字須當致思民生於天地之間任他自然不得作民父母者要當有以扶助之左右云者是扶助其民也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民不失其性此人主之職分也古之君天下者惟恐斯民之衆有為不善有失其性者常常左右輔翼之禮樂教化陶冶薰蒸如以手扶策然故曰左右有民惟唐虞三代時為然秦漢以下皆只以智力劫持天下嘗從事於斯民之心如漢文帝蓋庶幾

誰是宣力為民間理會事者怠惰偷安苟度歲月幸
其旣滿而去耳間有稍欲自見者則又指以為生事
為好名而嫉之矣若古所謂宣力真箇是至纎至悉
竭力從事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
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注家謂畫三辰山龍華
蟲於旌旗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不專做作
服説故華蟲絶句而作會宗彝又為一句古之制度
雖為難考然以理推之亦不可專以作服説舜之意

固主於作服但此幾件亦有登於旗者亦有畫於器者總而言之則為作服後世講師多以作會為句謂自日月而下為六章會之於衣自宗彝而下為六章繡之於裳總為十二章容有是理然既有宗彝又有藻火粉米黼黻則是七章也其說不通矣觀周以日月星辰登於旗則可以知三辰畫於旗之上觀周有山尊及鷄彝鳥彝則可知山及華蟲皆會於彝也藻火粉米黼黻其他處不可用却只專施之於服絺繡

刻失所養觀象作服皆所以養成君德豈徒然乎觀荀子中一段所以養耳也所以養目也此意甚佳但古之所謂畫不與後世相似古者只取其意不具其形至後世全象其物却無意義宣和博古圖言古者畫龍鬃鬣皆畧具蓋髣髴似龍特取其變化之意豈真畫龍於上耶藻火粉米黼黻後世却時見於所織綾羅之間如粟地即是粉米鎻子兩己相背即是黻皆是從古而來也舜謂我觀古人之象爾大臣當為

我明致之察於其中使物物皆合於理所謂明也爾為我明我見成觀焉使人主自明則失君上之體矣觀象作服是制禮聞六律五聲八音是作樂六律黃鍾太簇姑洗之類也自六律而為五聲自五聲而為八音以察天下之治亂也大抵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欲察天下之治亂他處猶未見惟樂不可隱蓋惟樂不可以為偽聲音之發皆因天地之氣不和故其樂亦不和只觀人之言語氣清則其聲清氣濁則其聲

治亂之分敬與忽之間耳聞六律五聲八音即可以出納五言五言五方之言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故以律出納之則五方之言始通而為一矣蓋惟律為能一天下之言令五方之言各不同也至於讀書歌曲則無不同只如閩人語言殊不可曉及至歌曲與他處一般蓋曲中却有五聲六律八音故也舜謂我欲聞此爾大臣當為我聽之舜所以不自聽者君道之尊不當屑屑於其細也嗚呼後世所謂天子耳目

閒又憚而削其半理勢如此大抵背後說得十分面前只說得五分蓋人主威勢至重雖是敢言之臣易得前後不同今州縣間以下承上朋友羣居會聚猶有前後不同者況於君臣之間乎所以前後一般者極是難得舜深懼在廷之臣或有面從而已不得聞其闕失故嚴於戒勅可見其求言聽諫之切如此後世人主如漢高祖從諫若轉圜唐太宗尊人使諫美則美矣如何及得唐虞聖人自今觀之立於高祖太

宗之朝者果能無隱於君之前乎以此知前後一心之人直是難得舜之有是言既足以見其求言聽諫之切亦所以正其臣下之心術面前是一等説話退後又一等説話心之不一如此何以事君夫前後相違是欺也既有欺心豈忠臣事君之義乎故曰舜之有是言亦所以正其臣下之心術也觀此數句方是聖君求言之心方是忠臣事君之心欽四鄰四鄰即股肱耳目之四人也謂之鄰者即鄰哉臣哉之義也

曰欽者言當敬也

庶頑讒説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大凡朝廷欲信用君子最不可使讒人間之讒人在朝雖用君子君子不能自立蓋其以是為非黜白為

下之人得其所以生焉永底烝民之生常常欲其生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舜堲讒說專於納言致其謹向者堲讒說殄行既以命龍矣今治庶頑讒說又使工納而颺之蓋頑讒所以敢肆言無忌彼謂朝廷之上未必知耳今即所納之言颺之於歌使知吾有所言是非美惡上之人莫不聞知則頑讒豈不有所畏忌而少息乎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者變格也如此而有格心吾將尊而用之猶不格焉則將斥逐

之也今觀此一段須合臣作股肱耳目而下相貫看去蓋翼為明聽之任既得人以任其職必當使之竭誠輔弼盡言無隱賢人布列盡忠輔上又當不使讒人得以間之股肱耳目徒有其人而面從背毀將何補於上四鄰之臣雖皆竭忠萬一有讒邪出於其間又豈保全忠賢之道哉故舜於翼為明聽之後而資以正救切磨之益當忠賢胥會之時而深防讒言亂正之害其措意深其為慮悉矣雖然抑有可疑者夫

所謂庶頑讒說之人非田野閭之小民也彼其得以有言於人主之前必朝廷之大臣然今乃曰撻以記之只此一句極是可疑漢明帝箠拽郎官當時識者皆以為不然豈有九官相遜穆穆布列之朝不免鞭撻其臣下且殿陛之間豈施鞭撻之處乎是誠可疑也嗚呼此可以見舜疾惡之深矣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勸刑不試而民咸服好賢固不可不篤疾惡又不可不深夫天下惟讒說殄行

之人最為可疾詩人之疾讒也至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韓昌黎以為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頑讒之人既如此可疾故雖撻之可也然舜之言雖如此而其所以言又自不同曰欲並生哉曰格則承之庸之舜之意欲其生欲其格也蓋頑讒之人肆言無忌只縁不格使其果生耶則必知頑讒之不可為而安有不翕然丕變者乎雖然舜之言誠是矣所以疾惡誠深矣然疾之之

深禹尚以為疑故有俞哉之言曰俞者信其言之然
也曰哉云者猶有疑辭也舜之於天下治之而服固
不若化之自從也禹之所言又高一著説禹謂誠使
帝之盛德光輝發越充塞宇宙雖海隅蒼生罔不被
焉所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
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至於如此則
感名賢俊皆願立於朝賢者翕然胥會而帝又於是
舉之考之以言以觀其善否試之以功以驗其所言

使自别於衆庶然後庸之車服是以舉之也如此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乎蓋讒説之興萌於争心争心既熾見賢者登庸其心必争既争矣故為讒言以間之至於誰敢不讓濟濟相遜則不争矣既無争心讒言自息讒言不特是争亦是不敬至於莫不敬應其上又安有所謂讒言者哉大抵讒言肆害善治者不治其讒説益修厥德勉焉不已使之光被天下則感召黎獻翕然胥會讒説之人將不治而自息蓋正氣

既盛邪氣即微太陽當天羣陰自伏自古治小人者不專在治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矣唐武宗一相李德裕而仇士良輩束手退避告老而歸然則小人亦何必屑屑然與之為敵哉凡隆古盛際賢士布滿而讒說之人無不遜讓無不敬應此乃太陽麗天羣陰消伏之時也必如是方是唐虞之時嗚呼不可及也已敷同日奏罔功言不若是將日進於無功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

則建一長故曰咸建五長迪者導迪也迪之使皆有
成功也夫謂之各迪有功是舉天下諸侯無有一人
不修職業者無有一人敢少怠慢者此不是易事後
世天下郡守果能各迪有功乎五服諸侯其為人也
多矣而無敢不虔厥職此豈易事想當時諸國之內
賢才畢集民生晏安國用充足如此而後始可言功
矣所以致此者只是予弗子一句在我工夫純一如
此所以感化諸侯舉天下亦莫不如此夫至於天下

諸侯各迪有功是無一人有違心矣而惟有苗之國恃其險阻傲然不服不修朝貢之儀不奉供王之職蓋有苗亦當時諸侯也然苗不即工不可以責苗惟帝當念之蓋我之工夫未到所以致得苗如此可不念乎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凡為天下國家安可不識所先務所謂先務孰急於

待之故謂之虞賓在位者盡禮以事舜也夫天下本
丹朱之所有今舜實居其位宜其有忿怒不平之心
而乃能使之在位此無他只緣樂之至和有以消其悖
慢忿戾之氣而感其易直子諒之心能使之盡禮於
朝廷之上也大凡樂之感人與言語不同正聲一入
乎耳足以動盪人之精神感發人之心術故曰仁言
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今太常樂非皆合於先王之
制然聞之者其心猶為感動況有虞極治之時而作

樂者又有如后夔之臣乎古人之樂非後世之樂也古人之樂其制既不同而其所作之人又不同蓋古者樂皆起於律彼其以黄鍾之黍積而為清濁高下無一毫之差黍至微也然多一黍少一黍清濁高下便有差處古人於此直是精微自唐以後律既亡矣所謂樂皆只是測度倣象為之豈能有所感召乎古樂之制既如此精微而作樂之人又皆賢人君子如后夔之徒豈與後世之樂工比哉明而為人幽而鬼

而一陰生當天下極治之時而危亂之機萌焉故曰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亦生亂亂亦生治從古
而然漢自高皇帝以來匈奴驕橫雖武帝之征伐而
猶不衰至宣帝有渭上之朝亦可謂治之極矣而是
歲也王政君實生成帝則王氏篡漢國祚中絶其端
已見於此矣聖人知其然故天下愈治則戒謹愈甚
勑之為言正也戒謹恐懼之意也夫王者功成作樂
治定制禮聲樂之作以見其治功之成而況鳳凰來

帝唐太宗皆言厲精厲精者磨厲其精神也元首起哉又不止于磨厲精神而已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無怠無荒此所謂起也酣酒嗜音流連荒亡豈所謂起也哉熙是熙廣言百工皆修其職業日以開廣熙亦有光明之意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